

编者按

孩子的问题永远关乎未来。当身居都市的人们在为孩子怎样才能享受优质的教育资源而烦恼时，“农民工子女”——这个我们熟悉而又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群体，正在渴望着父亲爱母亲慈。期盼着能有一张安稳的书桌，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享受心灵的润泽。

随着城市化进程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传统的乡土社会不复存在，我国进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这2亿人的背后，有7000多万他们的孩子，这其中包括跟随父母在家乡的1400多万随迁子女，5800多万留守儿童，其中4000多岁年龄在14周岁以下。他们一边连着乡村，一边连着城市；一边连着艰辛，一边连着希望；一边连着昨天，一边连着明天……要让这7000多万名孩子享受美好的明天，让他们充分享受教育权利是最重要的环一环，因为教育的重要意义怎么提都不过分。然而，发生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有关教育的故事如此沉重，以至于每一个思考这个问题的人的心情都不会轻松。

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成为现时期我国义务教育新的难点和薄弱环节。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努力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然而，随迁子女难以融入公立学校，打工子弟学校问题多多，初中毕业基本是城市容留他们接受教育的极限；众多留守儿童普遍存在学业失教、生活失助、心理失衡、亲情失落、安全失保等问题。这一系列问题是城乡二元结构背景下的产物，解决起来不可能一蹴而就。

推进城市化与保障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权益的双赢，应该成为全社会不懈的追求。关注这一群体，正是我们报道的初衷所在。从今天起，本报推出《聚焦7000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系列报道，聚焦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上、下篇）、高中教育、留守儿童教育现状，敬请读者关注。

有了。”祝老师对学校未来也心存忧虑。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越搬越远，很可能就要去顺义等远郊。”

记者观察到，一直存活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区域位置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偏僻，交通不便。如果哪天城铁等公共交通修建到眼前了，也就意味着要被拆迁了。

农民工服务公益组织新公民组织总干事刘文华告诉记者，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其余的学校属于“非法”范围，极不稳定。“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不是所有的农民工都能支持这些孩子读书的。”

“以公立学校为主”难以实现

在实地的采访中，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

严重的有很强的自卑心理，性格大多内向，不容易与同学和老师沟通。

刘文华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绝大多数学习成绩处于“弱势”地位，也使他们在公立学校处境尴尬，部分人不得不选择“高兴进入，无奈退出”，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但是，孩子是没有高低贵贱的。”在给孩子们打饭的时候，突然祝老师转身对记者说了这样一句话。她的班上有40多名学生，11月24日中午他们吃的西红柿鸡蛋豆腐汤，没有一个回家的，“家长太忙，我们要负责孩子的午饭。”

让孩子有学上，是城市农民工义务教育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近年来显现的一个现象是融入难。北京理工大学教育问题专家杨东平对记者表示：“虽然现在很多问题，但是义务教育阶段给他们安排一张书桌已不再是主要问题，更难的是融入，以新公民的心态融入城市。”杨东平认为，从城市公立学校的角度审视，“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进入公立学校的农民工

险，一般来说，他们不会被取缔，只有在这片需要征地的时候才会被轰走。对于一些抱有短期眼光的地方政府来说，经营征地是创收，而留着这些学校则是负担。

在他看来，打工学校的师资力量也参差不齐，有的是几十年教龄的退休教师，也有从未有任何教学经验的地方师范学校毕业生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是曾经的代课教师，由于无法转正或工资太低而外出打工的。对于他们来说教书工作只是一个权宜之计，流动很快，教学质量问题十分突出。

一项调查显示，打工子弟学校学生的平均成绩与公办学校相比要相差10多分。这些学校的学生成绩，低年级平均80分左右，高年级平均60-70分。

管理、资质、人员流动、频遭取缔等一系列问题的存在让多数打工子弟学校深陷多重困境。公办学校进不去，民办学校问题多多，那么夹在中间的这些孩子何去何从，对未来城市造成不良影响的隐患如何消除，仍是一道待解的难题。

2009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联合招聘月启动

本报讯（记者于忠宁）为积极应对当前大学生就业形势，充分发挥高校在指导毕业生就业中的主导作用，更有力地促进毕业生就业信息服务和交流，最大限度帮助2009届高校毕业生实现就业，“2009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指导中心联合招聘月”于12月1日拉开帷幕。

该活动由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和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承办，以全国大学生就业公共服务立体化平台为主会场，各省级及各高校就业网站设分会场，各类招聘信息在招聘月期间将以网络招聘会形式发布，供用人单位和高校毕业生浏览查询和联系，并充分利用先进视频技术，为招、应聘双方提供方便服务。

教育部要求各级高校毕业生就业主管部门和高等学校积极宣传、发布教育部等部门和当地政府出台的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政策，积极联合用人部门和单位参与网上招聘活动，组织和动员应届毕业生参加本次招聘月活动。

70多所国外学校来华招收揽人才

新华社电（记者吴晶）记者1日从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获悉，70多所国外著名大学和博士研究生学院将首次来华招揽人才，并与中国院校开展交流。

据了解，此次博士研究生教育国际交流会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和中国研究生院院长联席会于12月12日至13日在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共同举办。截至目前，来自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瑞士、意大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美国9个国家的70多所著名大学和博士研究生学院已报名参会。

据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负责人宗瓦介绍，本次交流会云集了众多国外著名大学、实验室、研究中心和博士研究生院，将带来不同学科、不同项目的丰富信息、资助项目、奖学金项目、学科专业及招生机会，并将现场为中国学生指导申请程序，举行中国博士生教育介绍会以及海外学校的博士生项目说明会。同时，本次交流会所涉及的专业研究领域也非常前沿和实用，基本覆盖了文、理、工科重要专业：数学、物理、化学、地球宇宙科学、航空航天学等等。

山东立法禁止教师“有偿补习”

新华社电（记者赵仁伟 王志）山东省在职教师从事有偿补习将被严格禁止，情节严重的将受到处分。山东省人大常委会日前通过的《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中明确规定：“在职教师不得从事各种有偿补习活动”。

国务院文件在重申“两为主”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三方面要求：一是做好统筹规划；二是足额拨付公用经费；三是加大教育资源投入力度。

此外，国家还有相应的政策引导，让各地更重视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入学问题。

农民工随迁子女在接受义务教育的时候，只要符合当地政府设定的合理的条件，就可以和城市当地的孩子一样接受平等的、免费的义务教育，不能再向这些孩子收取额外的任何费用，比如“择校费”等等。可是各地政府执行情况不一，问题并未完全解决。

为了保障教师权益和福利待遇，《山东省义务教育条例》规定：教师的平均工资水平应当不低于当地公务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学校教师工资保障机制，实行县（市、区）内统一的教师工资标准，确保教师依法按时足额获取工资，并享受国家和当地人民政府规定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待遇。

## 聚焦7000万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一)

# 随迁入城，渴盼一张安稳的书桌

### ——北京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调查（上篇）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

“以公立学校为主”在相当多的城市难以实现，如何让这些孩子真正融入城市已经是很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子女距离公立学校渐行渐远。

全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取得政府审批的仅有60所左右。义务教育经费本来是国家承担，但是大量未经审批的打工子弟学校是享受不到这笔款项的，孩子都要缴纳学费，这对收入微薄的农民工家庭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一个地方要被开发，往往意味着在那里蜗居的农民工就要离开，农民工子弟学校也会被拆除，孩子就要到更远更偏僻的地方上学。

本报记者 车辉

有这样两组数据，一组的数字越小，几乎就表明另外一组数字越大。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从20%到40%的城市化率，英国经历了120年，德国是80年，美国是40年，日本是30年，而中国仅仅用了22年。

这一数据的减少就产生了另外一组不断增加的数据：全国14周岁及以下流动儿童规模已达1834万，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数量达到1400多万。

毋庸讳言，农民工随迁子女就读难题问题是同期世界城市化平均速度的2倍左右。如此多孩子的教育问题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将会产生连锁式的负面影响，事实上，这种反应已经在悄然发生着。据北京、广东公安部门发布的数据，城市外来青年犯罪率一直呈上升趋势。

农民工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现状如何？究竟存在哪些问题？近日，记者在流动随迁子女多达40万的北京展开了调查采访。

留还是回，这是一个难题

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业学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

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问题。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

繁华的三元桥东面是一大片待建楼盘工地，再往东一点就是东北亚学校，紧邻新修建的将台公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拆到这了，大望京拆迁的时候，附近五所打工学校都没

方向，张丽红和祝敬可都是普通的农民工学校教师，同时，她们还是农民工子女的家长。几乎从这些学校刚开始兴办的时候，她们就投身其中做老师，孩子跟着她们一起上学，十年过去了，如今，他们面临着和第一代农民工家长共同的选择：孩子是留在城市还是回老家？

对于这些流动儿童而言，初中毕业就是这个城市容纳他们的一个极限，因为他们不能参加北京的高考，事实上，中考之后，就不会有北京的高中会录取他们。按照相关规定，这些孩子只能读北京的职业学校，并且不享受国家对职业学生的补助。而孩子要参加高考就必须回原籍，这对张丽红而言，是一个艰难而无奈的选择。

她的孩子在北京出生，让孩子回去她也舍不得，除了一纸户口，孩子已习惯了北京的生活

方式，张丽红担心孩子适应不了老家的情况。

幸运的是，张丽红的女儿很聪明，成绩很好。张丽红有个小小梦想，孩子读初一的时候就把孩子送回老家，尽早适应当地的环境和教育，然后参加高考再考回北京，在北京读大学时一家人再团聚。她认为这是社会给他们的唯一上升渠道。知识改变命运的道路对她们虽稍嫌曲折，但却可行。

祝敬可老师也为同样的问题苦恼，但相比其他的农民工家长，这两名母亲给孩子提供的教育已经算好的。很多农民工的孩子都面临着无学可上的问题。

在北京东部将台乡雍家村的东北亚学校，记者看到一篇学生的作文，上面写着：“我老是换学校，经常有人从车上下来拆我们的屋子，老师哭，我们也哭，什么时候才能安稳地在学校里读书。”</